

# 九九日軍投降記

(續完)

王 道

## 南京受降，舉國歡騰

日本向同盟國投降書的簽字儀式，於九月二日在美主力艦「米蘇里」號的右舷甲板上舉行，當日九時，莊嚴的簽字儀式，在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主持下簽字。投降書係長一尺五寸，幅一尺之文書二冊，均安置在一長方形桌上。首先由重光外相代表日本政府在那二份降書上簽字。繼由梅津參謀總長代表日本大本營簽字。日方代表簽字畢，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簽字，後由美國代表尼米茲元帥，中國代表徐永昌上將，英代表福格塞上將，蘇代表狄里夫揚柯中將，以及澳加法荷紐各國代表順序簽字，上午九時十五分，簽字儀式完畢。

九月二日日本向盟國投降書簽字完成後，我國立即決於九月九日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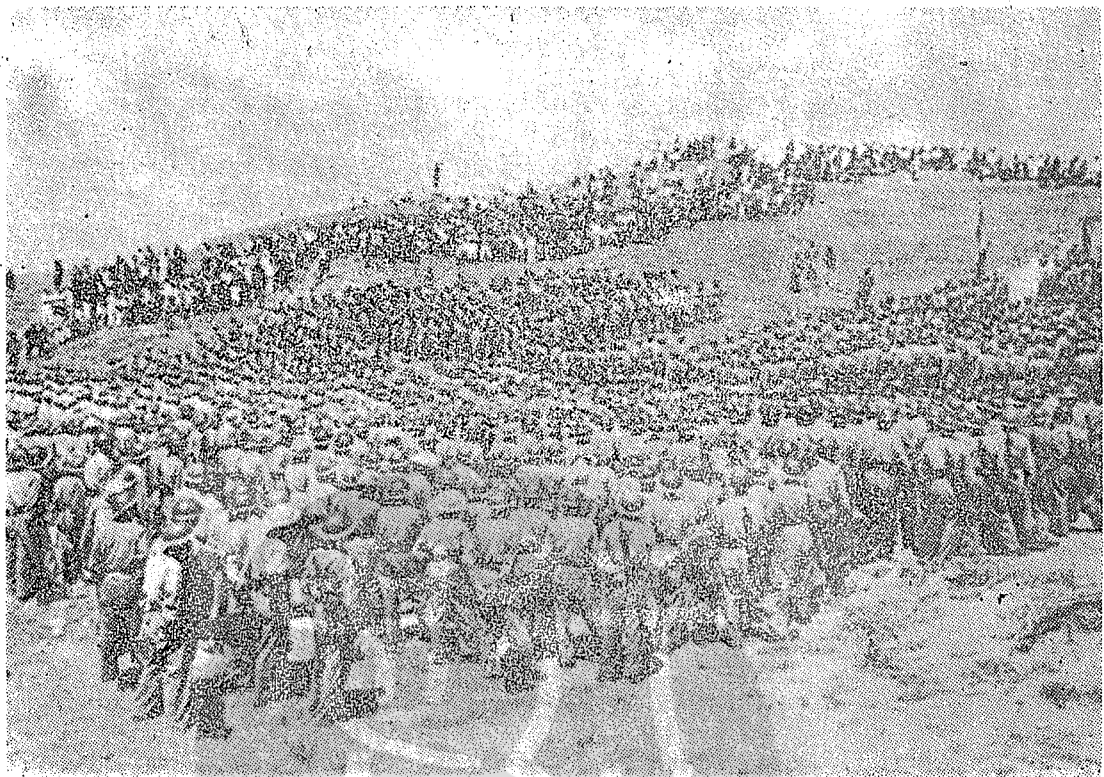
這時，冷欣將軍所主持的前進指揮所的工作日益繁重，那時指揮所的參謀主任是陳倬少將，爲了岡村寧次大將與冷欣將軍第一次見面就煞費周章，因爲冷欣將軍是中將，岡村寧次是大將，誰去見誰就有了爭執，在我方來說，因爲是戰勝國，戰敗國應先請見戰勝國的代表，在日方來說，雖然是戰敗國但階級的尊嚴不能忽視，對於這一點就僵持了一天，後來日方仍屈服於我方的意見，雖然我方是中將，但是他是代表何應欽上將來此，不能僅以中將身份認定。當岡村大將到冷欣中將處拜訪時，並且規定於進門時將所佩之戰

刀解除，交門衛保管，出門時交還。

從九月二日以後，重慶所派出的接收委員陸續到達芷江，轉來南京，我們一行也於九月五日，由芷江搭乘四架運輸機飛抵南京，從芷江起飛前，由總部各發美式卡磯軍便服二套。在抗戰八年中，穿陰丹士林的軍服已算闊氣了，現在有了美式卡磯軍便服自覺非常名貴，四架運輸機同時起飛，四小時的飛行，經過廣大安祥的我國大陸，這美麗雄偉的河山，已經從敵人鐵蹄下，又歸還到政府的懷抱，內心中有無限的喜悅，在喜悅中又隱含着無限的辛酸和創痛。

飛機抵達南京上空時，遙望長江如帶，排擁奔馳，龍蟠於前，紫金山巍峨虎踞於後，俯瞰故國河山，無限感觸！

飛機在明故宮機場降落，座車直駛前進指揮所駐地，這是南京撤守前的華僑招待所，宮殿式建築。正是我前外交部，這時也是岡村寧次的總部了。到達前進指揮所以後，稍事安排，就與陳君素兄共同走出大街，亟欲一看日軍佔領下的南京實況。這時，論兵力，我軍僅有一排憲兵先行來此，新六軍還沒有開始運達。街上仍是戰時景況，日軍三三兩兩併肩持槍前進，新佩將官領章，沿途日軍與僑憲兵都恭恭敬敬地敬禮。僑憲兵的眼中我看得出是歡迎與期待，在日軍嚴謹的敬禮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是戰敗者對勝利者應有的崇敬。甚至感覺到當前他們所敬禮的人，也就是他們今後命運主宰者的一部份。



。降投軍日受接戒警任担京南到回軍六第編新隊部軍陸國中的盛壯容軍

這時，南京城內很少汽車，祇有馬車和三輪車，我們搭上了一輛馬車，走過漫長的街道，抵達夫子廟。秦淮河畔雖仍有畫舫，但河水已是污濁，再也尋不出那六朝煙粉的詩情畫意。

我們抗戰八年，腳上從未穿上一雙好皮鞋，我們走到一家鞋店，各人買了一雙皮鞋，我們問價若干，這家老闆走出來看了我們一會，親親暱暱地看了我們一會後問我們是不是從重慶來的。我們回答說「是的！」。他笑了，得意而滿足地笑了。

他說：我好不容易期待了八年，今天總算我的夢想變為現實，所期待的國軍今天居然回來了，這幾雙鞋子，我奉送了，甚至把我所有的鞋子送完，我也痛快！

當然我們不能這樣做，千推萬推中，總算把我們的錢收下了。這一片斷的情景使我多少年來不易忘懷。淪陷的老百姓對我們的期待，對於我們該是一件如何重大的負債。

蕭參謀長毅肅於九月六日到達南京，即令總部人員立即遷往前中央軍校校址，作為中國陸軍總部所在地，受降地點亦在該校大禮堂舉行。這時的中央軍校原址，早由日軍作為野戰醫院之用，離去時，校址內仍有腐臭的屍屍，房舍多已殘破，校中禮堂後背年 委員長的官舍亦已破舊不堪，在兩天內要將這樣一個破舊的地方變為美奐美命的受降場所，確實太難了，但是世界上的事，難的事都是由人來辦通的，不可能的事常常由人的智慧和力量變為可能。

九月九日這一天，居然在全世界矚目下，成了歷史上最值得記載的一天，南京中央軍校的校舍也成為中國歷史上光榮的標誌。

### 最大悲劇，最後一幕

受降的這一天，預計新六軍可以運來兩師部隊，因空運關係，連一師人也未能運到。這少數部隊勉強接收城防。事實上，南京及上海地區現有日本野戰部隊廿七萬人，這大量的部隊隨時都可以發生重大的流血事故。

在軍校大禮堂前我遇見新六軍軍長廖耀湘，他正担任南京警衛，我



大 次 寧 村 岡 令 司 總 軍 日 受 接 京 南 在 將 上 欽 應 何 令 司 總 軍 陸 國 中 日 九 月 九 年 四 十 三 國 民

。 書 降 遞 呈 將

問他：我們運到的部隊這樣少，不會有問題麼？他一笑，並有信心而肯定地答覆我：「日本業已戰敗，量他們不敢！」

戰勝後的豪情祇有使我會心的爽朗。

在事實上，這一天畢竟在豔陽高照，全國歡騰中，由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從此氣焰高張，血腥滿身的日本百萬皇軍立即成了戰爭俘虜，聽我們為他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

九月九日清晨，南京黃埔路上滿佈由空運抵京的憲兵及新六軍担任警戒，自轅門通至禮堂的大操坪的兩側，每隔十步，豎有各國國旗，旗與旗之間，各有新式裝配的警戒兵一名以立正式昂立其間。他們身着綠色美式秋季制服，鋼盔革履，精神煥發，威武森嚴。在黃埔路口就有「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會場由此進」與「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指標，橫跨路上，道路兩側，梧桐夾道，綠蔭匝地，入軍校大門處，此刻已是松柏架成的高大牌樓，上面巨大的金字：「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光耀奪目，數百公尺外，已清晰可見。經此前進，另一松柏牌樓，上有「和平永奠」四個大字。在大場坪上的旗林盡頭就是紅色建築的大禮堂，禮堂門前又是「勝利和平」的彩屏，禮堂的廊柱全用紅白藍三色彩布包了起來，聳立雲霄的禮堂鐘樓上也是一個極大的V字。禮堂正中，上下兩條簽字長桌，用嫩綠的矮綢屏三面圍起，四周的樓廂也用紅白藍三色綢布裝點起來，正中牆上是總理像，正對面是四強領袖像。在簽字桌左右二側的矮圍屏外，就是來賓席，進門右側是各國來賓與文官席，後列為外國記者席，左側是武官席，後列為中國記者席，中外來賓及記者千餘人參加這歷史性的典禮。我有生以來使我永遠不能忘懷而感到最光榮滿足的事，莫過於能有這個機會參加受降典禮，坐在左側的第二排，親眼看到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在降書上簽字。

中外來賓於八時三十分陸續簽名入場，八時五十二分，日軍投降代表岡村寧次大將等分乘汽車三輛，由中國王武上校引至中國陸軍總部。在禮堂前廣場下車時，中外記者紛紛為之攝影。王上校旋導日軍投降代表入休息室，這時各觀禮人員已依席次坐定。八時五十六分，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率參加受降官四人入場，中外來賓及軍官均肅立迎迓，何總司令居中，坐在受降席上，左為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校張廷孟，右為陸軍二級上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中將向蔣委員長轉呈日本降書。

將願祝同，以瞻仰到會場所懸中美國旗，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陸軍中將小林淺三郎，支那派遣軍總參謀副長陸軍少將金井武夫，支那派遣軍參謀陸軍中佐小笠原清毅肅。受降席上，正中置一時鐘，與中國文具一套。八時五十八分，中國王俊中將引導日軍投降代表入場，先至規定地位，立正，向何總司令作四十五度之鞠躬。何總司令欠身作答，并命坐下。

日軍代表，乃依規定分別於投降席次坐下。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居中坐下，面對何總司令，舉首就可

那派遣軍總參謀副長陸軍少將金井武夫，支那派遣軍參謀陸軍中佐小笠原清毅肅。受降席上，正中置一時鐘，與中國文具一套。八時五十八分，中國王俊中將引導日軍投降代表入場，先至規定地位，立正，向何總司令作四十五度之鞠躬。何總司令欠身作答，并命坐下。岡村於簽字蓋章後，就將其圖章納入原口袋中，一面命小林總參謀長將降書呈遞何總司令，一面點首，似在表示日本業已無條件投降了。

九時零四分何總司令命岡村大將呈出證明文件。岡村即命小林總參謀長呈遞何總司令，何氏檢視後，當將該證明文件留下。旋將降書中文本兩份交由蕭參謀長毅肅轉交岡村寧次大將，岡村起立，雙手接受。小林總參謀長在旁爲他磨墨。岡村一面匆匆翻閱降書，一面握筆潤毫在兩份降書上分別簽字。簽字後，復從右口袋中取出圓形水晶圖章一枚，蓋於親筆簽名之下，所蓋印鑑，略微向右傾斜，簽字時，中外記者莫不爭取這一稍縱即逝的歷史鏡頭，岡村握筆簽字姿態，案頭所置軍帽，筆硯，降書無一不是攝影記者攫取的對象。

至此，何總司令宣佈日軍代表退席，仍由王俊中將引導日軍代表離座，岡村等離席時，肅立向何總司令一鞠躬，然後退出禮堂，何總司令會起身作

答。

日軍代表退出會場後，何總司令即席發表演說向國內外宣佈，同時由鮑靜安將軍口譯英語轉播國內外，日軍投降儀式，至此順利完成，全場掌聲雷動，中外來賓興趣前向何總司令握手道賀，并於禮堂門前攝影留念。

此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悲劇之最後一幕，固然就此落幕，而是否再有第二大悲劇之重演，這也是日本自己的事了。

當日午間，何總司令假勵志社宴請觀禮與參加受降的中外來賓，共慶勝利。勵志社的地址就在黃埔路口，我國宮殿式建築，美侖美奐。中外嘉賓聚集在這個地方午宴，分外覺得莊嚴吉祥，更增喜慶歡樂的氣氛。有一位某國使節在宴會中問我：「南京城有多大？」我告訴他大約三十公里長的城牆，是中國的古都之一，他大為讚嘆。我再告訴他，我國北方的萬里長城，綿延數千公里，才是我國的長城哩！他更加讚嘆！我深深的覺得：一個國家打了勝仗，壞的也變成好的，好的當然變成更好的了，無一不受人讚嘆！

下午四時，何總司令率領中國陸軍總部軍官與記者們，拜謁總理陵寢。陽秋九月，晴空萬里，在和風習習中將勝利成功的喜訊默告。總理在天之靈。一別八年，寶藍色的陵墓如故，紫金山巖峨虎踞如故，祇是陵園的樹木已經鬱鬱葱葱，比之八年前高大繁茂多了。何總司令領導大家行了禮，繞墓瞻視一周，出來時，發覺陵園附近的房子破舊，也燒去了幾處，大好河山，正是瘡痍滿目，急待休養生息，重新建設。

### 侵略代價，百萬日俘

受降簽字以後，留下來的的工作太多了，立即要工作的就是軍事接受的工作，黨政工礦交通的接收工作，必須立刻展開。

軍事接收工作的展開面遍及三十二個集中地區，西迄河內，北迄歸綏、太原、北平，東至上海、杭州、台灣，中至徐州、武漢，南至廣州、香港。這種分區受降，繳械，接收，集中，遣送，這種工作是非常精密而艱鉅的。乘之共匪從中破壞，無一不是幕僚作業中精算因素。

以何總司令的雍容寬厚，蕭參謀長的精明，細緻，果斷，以及全部幕僚人員的高水準的素質與作業，像這樣沉重的任務，不到一年中，就順利完成

了。

那時中國陸軍各地受降主官，受降地點及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官姓名如后：

受降主官姓名	受降地點	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姓名
第一方面軍盧司令官漢	河內	土橋勇逸
第二方面軍張司令官發奎	廣州	田中久一
第七戰區余長官漢謀	汕頭	田中久一
第四方面軍王司令官耀武	長沙	阪亞一良
第九戰區薛長官岳	南昌	笠原幸雄
第三戰區顧長官祝同	杭州	松井久太郎
第三方面軍湯司令官恩伯	上海	松井久太郎
第六戰區孫長官蔚如	南京	十川次郎
第十戰區李長官品仙	漢口	岡部直三郎
第十一戰區孫長官連仲	徐州	十川次郎
第二戰區閻長官錫山	北平	根本博
第一戰區胡長官宗南	太原	澄田來四郎
第五戰區劉長官峙	鄭州	應森孝
第十一戰區李副長官延年	鄭州	應森孝
第十二戰區傅長官作義	濟南	細川忠康
英海軍少將哈考脫	歸綏	根本博
陳儀將軍	香港	田中久一
	台灣	安藤利吉

自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起，至十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繳械集中完畢，經過十分順利，惟蘇北山東華北方面，因受共軍破壞交通關係，致未能照預定日期完成，經中國陸軍總部排除困難，終於三十五年二月初將已由國軍繳械完畢，截至卅五年四月中旬止，我軍共繳獲日軍主要武器車輛飛機略述如后：

步騎槍 六八五、八九七枝  
手槍 六〇、三七七枝



輕重機槍  
各種主要火炮

二九、八二二挺

步槍彈

一二、四四六門

戰車

一萬萬八千萬粒

裝甲車

三八三輛

馬匹

一五一輛

各種飛機

七四、一五九匹

內：可用者

一、〇六八架

炸彈

二九一架

另：

六〇、〇〇〇噸

日俘

一百廿五萬五千人

日僑

七十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四人

韓俘及韓僑

六萬五千三百六十三人

台胞

四萬四千一百一十八人

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台灣海南島越北各地，并由塘沽、青島、連雲



本文作者王道將軍近影

### 深仇大恨，一筆勾消

三十年匆匆地過去了，往事如烟。那時日俘日僑二百餘萬人，在我們手中，他們的命運任我們安排，但是，不到一年中，他們都平安地返回到他們國土與他們父母兄弟姊妹妻兒團聚，他們是否體念到在這戰爭中，他們給中國人留下了多少孤兒寡婦，以及那廣大的破碎的家園。這種深仇大恨，我們却一筆勾消了，這件大事，我們這一代以及日本的這一代也都漸漸地淡忘下去，因為人是健忘的動物。

但是我們要提醒日本人注意的，請他們不要忘記俄軍在我國東北停去的

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等十二個港口，出港歸國，海運部份，計使用登陸艇八十五艘，自由輪一百艘，及一部日輪担任，全部運輸自卅四年十月底開始，至卅五年六月底全部遣送完畢。

遣還日本的日

第三代了。

中外文庫及叢書  
臺灣全省及金門馬祖經銷處  
黎明書報社

地址：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九十五號